

# 芦子草

昊 然

春色渐浓,万木葱茏。我又情不自禁地怀念起久违了的故乡田野里的芦子草。

我对芦子草,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

芦子草,是黄土高原上生长着的极其普通的一种野草,由于它的茎叶与芦苇十分相似,于是有人给它起了个学名——旱地芦苇。但它并没有芦苇那么招人喜爱,因为其个头没有芦苇高大,叶片也没有芦苇宽阔,经济价值更无法与芦苇相比,甚至连它是否像芦苇那样开花,也无人知晓。直到我初中毕业上了一所农业中专,学了植物生理学,才懂得凡是植物都会开花的,只是有的花朵极小,并不引人注目,可能芦子草就属于此类吧。

最早与芦子草相识,是在刚上小学那年。妈妈生下三弟,没有奶水,爸爸托在煤矿工作的老友购了些牛奶票,安排我每天早饭前去矿上的牛奶场给弟弟打牛奶。在排队等待的空隙,我偶然发现有附近的村民背着一捆捆的杂草往场子里送,过磅、称重、当场结算,好像是几分钱一斤。经打听,方知这种草叫芦子草,是奶牛特别喜欢的饲料。

上初中后,我们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。那年初夏,我们被派到花果山上与大人们一起锄草。那些玉米米、灰吊吊、沙蓬蓬、甜苣、苦苣等并不难锄,唯有长在地边、崖畔上的芦子草非常顽强,费好大劲儿去掉了茎叶,却怎么也去不了根茎。这时,队长一边拿锄头用力砍,一边骂骂咧咧:“就会跟庄稼争水分,啥用也没有……”

听到此话,我忍不住接茬了:“队长,不

能这么说吧?芦子草也是一种芦苇呢!”

“你这毛孩子懂什么?芦苇浑身是宝,叶子可以包粽子,芦花可以扎扫帚,芦秆可以编席子、扎顶棚……芦子草能做什么?”

我毫不示弱:“芦子草可以喂奶牛,是上等的青饲料,我在牛奶场看到过!”

升到初二,学校号召学生勤工俭学,作为班干部的我提议,利用暑假上山割芦子草,为班里积累“班费”,得到师生的一致赞同。我们不顾骄阳似火,日复一日地苦战在花果山的田野里,把收获的一捆捆芦子草背上,送到矿上的牛奶场。换来的钱,我们购买材料将教室粉刷一新;还用这点经费制作了幻灯片,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班里的好人好事;春节前夕,又用剩余的钱买来年画送给军烈属……

许多年后再聚,同学们回忆起那段经历,笑着调侃我说,我们跟上你整整忙了一个暑假,三伏天割了那么多芦子草,你小气得连一根冰棍也没给我们买过……虽为戏言,却是实话,或许正是芦子草那朴实无华、甘于奉献的精神,潜移默化地在浸染着我们年少的心灵,尽管我们那时还很青涩。

帕斯卡说:“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。”这句话是否也可以这样讲:“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子草。”因为芦子草也是一种芦苇,只是它没有长在水边,而是长在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坡上。它的忍耐和坚毅,恰如故乡的父老乡亲,根扎在地下,绝不动摇;叶伸向天空,茁壮生长;从里到外,整个生命是无尽的奉献,平凡中蕴含着不凡。

# 挖荠菜

乔进波

刚结婚时,住在离城30公里的小镇。那里有我的工作单位、有我的婆家。爱人工作的地方离小镇10里,每天骑摩托车回家。我们跟婆婆住在一个院里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初到小镇,一切都是那样陌生与新奇,最开心的是一家人出去挖野菜。

挎起竹篮,拿上小铁铲,我们去地头挖野菜。那时的野菜非常多,有灰灰菜、猪耳朵(车前草)、醋柳柳、蒲公英、荠菜、刺角芽等。爱人边挑边教我认野菜。按婆婆的嘱咐,这个季节的荠菜又嫩又多,要多挖一点,回家包荠菜猪肉饺子。

结婚前,我甚至不知道荠菜长啥样。爱人指着一株长在杂草中的植物说,这就是荠菜!我仔细打量着这从紧贴地面,长着锯齿状叶子,小小白花伸向天空的植物。它实在太普通了!

爱人说,荠菜不仅味美可口,而且营养丰富。婆婆告诉我,荠菜是荒年的“救命菜”。她说,野菜里数荠菜最皮实,天旱时,叶子就长得细细的,天冷时,就平平地趴在地上生长。

我不禁对荠菜刮目相看了。这个乡野里最卑微的植物,外形与杂草无异,一年四季,只要有水,就不停生长。在婆婆那代人心里,荠菜是一段难忘的记忆,寄托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

谈笑风生间,我们挑满一篮荠菜。回到家里,婆婆忙着揉面,我和爱人负责择菜。洗净的荠菜用开水烫一下,挤干水分切碎,再加入肉馅搅拌均匀,一家人便围坐在一起包饺子。饺子终于上桌了,我迫不及待地咬一口,荠菜的清香和猪肉的香味糅合在一起,真香!

后来,我们从乡村搬到城里,挖荠菜、吃荠菜的机会少了许多,但对荠菜的喜爱并没有减少。

后来读书,才发现古人对荠菜也是情有独钟。苏东坡喜欢用荠菜、萝卜和米作羹,命名为“东坡羹”。南宋诗人陆游最爱食荠菜,他在《食荠》诗中写道:“日日思归饱蕨薇,春来荠美忽忘归。”诗人对食荠颇得其法:“小著盐醯助滋味,微加姜桂发精神。”特别是他在四川吃了东坡羹后,留下了“荠糝芳甘妙绝伦,啜来恍若在峨岷。莼羹下豉知难敌,牛乳拌酥亦未珍”的佳句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,荠菜被摆在超市里售卖,但大多是大棚种植的,没有当年的味道。我怀念野生的荠菜,怀念跟爱人和婆婆一起挑荠菜的日子,怀念猪肉荠菜饺子的味道。

# 起风的城市

郭飞凤

日头像往常一样,落进了西边的那群高楼里。暮色缓缓降临,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,小商小贩早早地收摊回家了。天空没有一只飞鸟,它们也像是知晓了风来的消息,觅足了食,躲进了自己的避风港。

夜色里的人们忐忑不安,天气预报说是8至10级风,这么大的风极少见,也不知道它的狂野程度。

晚10点多钻进被窝,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,不敢闭上眼睛睡觉,怕大风刮破玻璃窗,把自己从窗户刮出去。夜里11点,对面楼的灯还亮着很多盏,他们大概也是不敢关灯睡觉。11点半,风果然怒吼着来了,狂魔般的,“呜呜”地由远及近,由西向东,吼叫着从窗户边呼啸而过,“呜呜”的声音去了远处,听上去又像远处传来了一声声狼嚎。间隔10分钟左右,又一阵风吼叫着经过了窗影,沙砾打在玻璃窗上,沙沙作响,风又去了远处。

如此一夜,狂风怒吼。我丝毫没有睡意,整整地听了一夜。那声音颤栗得很,粗野的风仿佛疯狂地开着警报,大力扫过这座城市。

天亮后,风仍旧吼叫着,不敢下楼。直到上午10点,从窗户上看到树的摇晃程度明显小了,尘土不再肆意飞舞,院里有人走动,才跑下楼,迫不及待地去看这暴风过后的场景。

楼下最忙的是环卫工人,正在找夜里被风刮跑的塑料垃圾桶。园子里花瓣飘零,桃花、杏花、玉兰花,花朵变得稀疏了,蔫着脑袋,没了往日俊俏可人的模样。春华秋实是如此不易啊!我感叹一朵花的命运,前几日刚经历了三月飞雪,花朵含着泪眼在哭泣。那眼泪刚擦干,昨夜又遇到暴风来袭,无奈地翩然归去。枝头上剩下的花朵,努力地强大着自己,调整好情绪,去直面风雨。致敬每一朵花,它们都怀揣一个关于秋天的梦。

晨跑路上,刚覆盖过薄膜的田地,塑料布被风掀起,有的挂在树梢,有的还在空中翩翩起舞。有轻盈的女孩子骑车经过,一阵风吹来,女孩随电动车一起倒地,几分钟后才缓缓爬起,去捡起身边的手机。

行走在风中,仿佛有一双大手掌推着你前行,要紧挨着路边的树走。一阵大风路过,脚步变得轻飘飘,似乎要脚着不了地,赶快抱住路边那棵树,等风过去。

# 何处寻春

边海英

4月的一个清晨,迎着微风,拥着暖阳,骑车出门转转。

在楼下准备骑车时,目光被车筐里的一抹绿色吸引:一条绿色的穗穗卡在车筐里,像别了一枚绿色的发卡,它装饰着车筐春天的梦。还有一条躺在车筐中间,软软的,嫩嫩的,绿绿的,像一条可爱的毛毛虫。我仰起头,杨树上满是绿色的花穗,才惊觉,春已在杨树的枝头雀跃。我暗自思量,昨夜的春风是何等癫狂,它用这一地的杨花告诉人们——春来了。

沿着滨河东路慢悠悠地骑车。路东那一片茂密的树林已然是春天的模样。枝上的花苞鼓鼓的,似红豆缀满枝条。林子的地面不甚平整,有高有低,土也不够肥沃,黄黄的,却有一丛丛小野花展露美丽的身姿,白的、紫的花朵默默盛开。一些不知名字的植株挺出地面,只有绿色的叶子,却傲然站在那里。

突然想到太原的好几处打卡胜地。那里有满树缤纷的花朵,那里有满树灿若星辰的花朵,吸引了熙熙攘攘的人群,

招来了络绎不绝的人流。那么多人挤到一个地方,还不是为了一睹春的容颜,殊不知,僻静的树林下皆是春意盎然。春已来到每一个角落。

骑车过桥时,看到汾河碧波荡漾。有许多黑色的小脑袋露在水面上,不知是什么水鸟。它们在水中欢快地游着,阳光照在它们脚蹼划出的两道水波上,闪烁着银光。

从桥上俯瞰汾河景区,已经是满满的春意,色彩非常丰富:褐色的树干和树枝间夹杂着一些明黄,或者是浅红、深红、淡粉、雪白。无论是哪种颜色,都让人眼前明亮而舒服。这么多颜色排列得并没有秩序,可却让人感觉是那样和谐,那样自然。

下桥后,一只鸟儿欢叫着掠过头顶。停在路灯顶上,左顾右盼。路边的花池中,水管汩汩流淌,飞溅的水珠,湿润的地面,让人感到地下的草正在蓄积着力量。明天,这里定是一片新绿。

此时,春和景明,让人心生感慨,春无处不在,何须专程去打卡。